

# 春樹的遺囑

在櫻花樹下，我親手所寫，儘管手已不穩。

致我的姪兒健二：

當這封信送到你手上時，蟬聲已經停歇，而我終於拼完了我最後一套模型。不要悲傷太久。我這一生過得很充實，而那份充實很大一部分來自那些小小的塑膠零件，在漆黑的工作室裡踩上一腳，痛得像見了鬼。只有你。當家裡其他人在客廳喝茶談錢的時候，你和我一起坐在收納箱中間的榻榻米上，從來沒有問過我一個零件值多少錢。你明白，就像我明白的那樣，價格和價值不是一回事。

以下是我留下的東西，以及留給誰。

給你的父親，我的弟弟，我留下我的釣竿。他會知道為什麼。他也永遠不會用它們。給鄰居們，為午夜之後的噪音致歉。那從來都不是風。而給你，**健二**，我留下全部。每一個收納箱，每一個抽屜，工作檯上方架子上每一件做到一半的東西。這份收藏。全部。現在都是你的了。但我留給你是**有一個條件的**，請你把這一段讀兩遍。

給這些積木它們應得的愛。

我不是說把它們安全地收在玻璃後面，像一座沒人祈禱的神龕。我是說去搭建。把我的模型拆開，做成我從未夢想過的東西。把一個零件弄丟在地板縫裡，然後好好地為它哀悼。當正確的積木遇上正確的位置，你聽到那一聲小小的、完美的喀嗒時，去感受我在那張工作檯前感受過一萬次的東西。

**還有，無論如何，永遠不要按顏色分類。**

按顏色是不搭積木的人整理東西的方式。照片裡看著整齊，可當你只需要一個小零件卻只找得到紅色的時候，它毫無用處。按形狀分。按一個零件可能變成什麼來分。如果你能學會，就按愛來分。但是健二，永遠，永遠不要按顏色。滿足這唯一的條件，這份收藏才真正屬於你，不只是塑膠，而是它背後的全部理由。

現在去搭點什麼吧。我會在櫻花樹下看著，八成還會嘀咕你的零件整理。

帶著我全部的愛，

春樹叔叔